

歷史與空間

薩碧娜留戀的最美鄉村

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的薩碧娜老師，為了研究客家婦女，在世界文化遺產福祿樓住了一段時間，要離開洪坑時，發朋友圈說：離開土樓，心裡有點難過。我問她：為什麼難過？她說：「捨不得洪坑。」理由呢？她說：

青山繞繞、溪水氤氳、水車流轉、靜謐古樸的洪坑村，恍若隔世的夢，鑲嵌在世界文化遺產福建土樓永定景區的偏僻一隅，而福祿樓靜靜地佇立洪川溪畔。

洪坑是一個需要不斷解讀的「活化石」。關於它的方圓及其它。

從巍峨壯觀的洪坑民俗文化村新樓樓出發，坐着客車，再回到黛瓦紅柱的新牌樓原點，正好是繞着洪川溪的一個圓，它如一個花環披在這個「中國最美的鄉村」上。

矗立在中軸線上的木牌樓凝視着我，像一位峨冠博帶的官員。周圍是鴨子地生態停車場。青石瀟灑。碧草萋萋。中門拱立。香樟婀娜。幾處黑瓦土牆小平房。幾棵碩大的古榕，虬蟠着紅紅的帶子。讓我訝異的，是竹叢掩映下的方形小土牆：戴着人字形黑瓦，透着小氣窗，穿着小石裙，靦腆而質樸。還有，大片大片的青石地面，居然鑲嵌着一小摞、一小摞的黑瓦，畫出短短的黑框。木樓、青石、中門、土牆、古榕、紅帶、綠竹、黑瓦、中軸線，似乎都在暗示客家的文化密碼以及「方」的蘊涵。

走過寬闊的石拱橋，一眼望見塔樓旁的遊客服務中心。一圓二方的造型，黃牆灰瓦的色調，讓我有種親近自然的怡然。服務大廳遊客如潮。來到客家文化展覽廳，一座二層樓高的客家燈籠讓我震撼。它是由廈門大學藝術系教授設計的客家生活用品。土黃的燈身，圓潤而柔婉，親切而溫馨；短小的燈芯，桔紅的燈苗，彷彿時光穿越，溫暖了童年的夢，是客家文化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藝術符號。

蜿蜒的遊步道，青石墻地，宛如弧形樹葉飄落在洪川溪兩岸。碧綠的抽樹，古樸的石橋，「客家星」樹桿撲來，如一朵朵群星璀璨綻放。畫眉長廊，遊人在休憩在賞鳥。慶雲樓古戲台，艷麗古雅，恍若畫境，但我更願意凝眸方形景陽樓恢弘的氣勢，以及左角靜靜注視我的獅頭圖騰，它絢麗沉靜的眼神流露出豐富意味，讓我癡迷，讓我忘記時光的飛翔，讓我聯想牆背有靈性的石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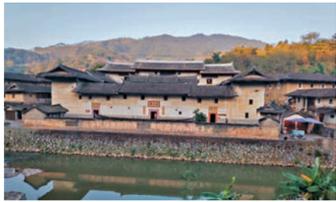
當、屋脊的公雞或者牆上掛着的鏡子。不知什麼前世因緣，藍天、白雲、田園、綠樹、石橋、溪水、木廊、土樓，讓我有種親近的念頭，而且我喜歡它們營造的恬靜、寂寞的幸福。我享受這種孤獨而恬淡的美麗。我有時甚至幻覺：許多年以後，如果變成一棵樹，那是多麼寧靜而美好的境界。

有一條曲曲折折的上山步道通向宮殿式的奎聚樓，我沒有踩去。府第式的福祿樓，也早已熟稔。我問薩碧娜老師對福祿樓的印象，她說：「我覺得福祿樓很特別，與別土樓不一樣。它的雄偉不在大小，而在它的裝飾。」這是一個意大利人眼中的福祿樓。樓主林中元介紹說，福祿樓興建於清代光緒六年（1880年），耗資十多萬光洋，坐西朝東，佔地七千多平方米，由樓主林仁山的朋友、汀州知府張星炳設計。這是一座典型的「三堂二落式」建築，中軸線前後低高，錯落有致；兩座橫屋，高低有序，宛如五隻鳳凰凌空飛起，俗稱「五鳳樓」。

福祿樓外大門面迎溪水，石門磚牆，黑瓦琉璃，彩畫木雕，飛簷翹角。進入外大門，河石鋪砌的門院和青磚圍牆，做工精細。透過圍牆上鑲嵌的「雙喜」磚窗，可以瞅見澄碧的溪流、對岸的菜地。

福祿樓正門上方是張星炳的楷書「福祿樓」，筆跡圓潤飽滿，福態可掬，門聯曰：「福田心地，裕後光前。」它讓我想到《六祖壇經》的故事：一切福田，都離不開善良的心地。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種子，總有一天，會開花結果。古時有位善人，他福報很好，兒孫滿堂。他臨終時，兒孫們跪在床前說：「您最後留點什麼話讓我們終生奉行吧？」善人說，你們只需記住四個字：學會吃虧。這位善人，他對兒孫最大的關懷，就是讓他們懂得：吃虧是福。其實，善良的人不會吃虧。人生是一盤很大的棋，你在這裡吃虧一下，福報在後面。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還，你的善良裡一定藏著你的「貴人」，等你陷入困境時，也總會有人讓你渡過「困境」。生活自有因果循環，它不滿足任何人的私心貪慾。

進入門廳，四扇雕花木門與天井相隔，門上雕刻花瓶，寓意平平安安。走過回廊是中廳，正中匾額書「樹德務滋」，對聯稱：「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流露出濃郁的



■福祿樓外景。 作者提供

哲理意味。這些題詞對聯，雖寥寥數語，卻是客家土樓的眼睛，讓人窺見內心世界的造遷……中廳磚木結構，高大寬敞，面臨天井，雕樑畫棟，裝飾精美。走廊兩邊各開一個門通往橫屋。

從觀音棚俯視兩邊橫屋，中廳與橫屋隔一堵青磚高牆，將廊門一關，自成三家獨立院落。這種設計更像一種官衙衙門的風格，有種「庭院深深深幾許」之感。轉到後廳「培德居」，巍峨的樓層，剝落的牆壁，祥雲紋門窗，斑駁的戶對，黯淡的窗櫺，讓人覺得彷彿穿越歷史時空。是的，福祿樓是厚重的，威嚴的佈局，高峙的磚牆，闊大的琉璃，清冷的瓦當，鐵皮的木門，深刻的匾聯，營造出一種濃郁的「禮教」氛圍。走出橫屋，回望門楣題字「常棣」「華粵」，兄弟溫情從心底湧起……穿過溪水潺潺的外婆橋，來到林氏家廟，林日耕先生在講解，它蘊含著許多家族文化密碼。二十四根石筆矗立在茶色陽光裡，或文官或武將，流動著一種磅礴的氣韻。

洪坑村38座土樓，每一座都是建樓者品格修養的雕塑。振成樓的天空渾圓迷人。它外土內洋，外圓內方，儒中蘊佛；它是傳統的精華，又是現代的文明；它是中國的話語，又是西洋的姿態：地板土石相生，柱子木石相間，牆壁土磚相諧。它不偏執一端，不固執一點，包容中庸平和大氣，宛若那渾圓的天空與柔順的牆體……

從福祿樓的飛簷斗角，到振成樓的渾圓順合，天空顯得更亮，天地顯得更寬。誰，第一個將方樓變成圓樓？哪一座是最古老的圓寨？仍有許多「土樓之謎」需要時間來考證。但方代表一種堅守，一種正直，一種執著；圓代表一種吸納，一種包容，一種變通。方是稜角錚錚的境地，讓人敬畏；圓是圓通完美的境界，讓人怡悅。圓通不是圓滑，正直不算成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圓樓是一種文化隱喻：人生懂得包容變通、適時進退、陰陽平衡才是美麗的。

佇立紅燈高懸的仿古牌樓前，回眸秋雨大師的題字「著土為大，因圓而恒」，我的思緒又被點亮：使用伸縮自如的泥土才能構築宏大，因為圓通順變才能永恒完美。我們平凡生命以及世間萬物的奧秘，不也是這樣麼？

書若浮游

■葉輝

漫談本港古老大宅

話說本港建有不少古老大宅，在摩星嶺道61號的緋荔樹（Felix Villa）即為其中一幢，又名緋麗樹，1922年興建，列為三級歷史建築；以其時業主——英國商人 Felix Alexander Joseph 命名，香港大學在1957年購入並改作職員宿舍，現已改為出租之用；緋荔樹為古典復興式建築，樓高3層，設有圓形窗台、煙囪與露台，每個單位的面積約三千方呎。

余仁生創辦入余廣培之子余東旋，其父稱要大興土木才得以長壽，余東旋遂在星馬及本港興建至少12幢別墅；仿哥德式古堡般含道 Euston 於1931年落成，佔地五萬平方英尺，另設逾萬呎後園，大廳有20呎樓底，內設升降機；古堡外牆用意大利大理石建成，設有塔樓與角樓；室內以金箔裝飾，東西兩翼又有以中國民間故事為題的雕塑立體壁畫及西洋天使和裸女浮雕，放滿各式西洋盔甲、武器、古董、藝術品，大廳中央有圓頂，繪有天使壁畫；大廳有大量玉器裝飾。此外，尚有中國與印度銅像、意大利大理石像、歐洲水晶、英國莊園壁爐與盃甲；二戰時日軍曾在此大屠殺，遂成凶宅。

大埔余園 Sirmio 乃余東旋三堡最大一座，佔地逾六十九萬平方呎，位於汀角路三門仔對面海灣，其時未有汀角路，至堡壘必須乘船；Sirmio 為仿哥德式建築，主樓高三層，內有升降機連接各層；牆上掛有不少名家油畫；還有花園及四公頃農場，花園養有多種外來雀鳥、狗隻，甚

至還有一頭熊貓。余東旋將家產均分給13個兒子，包括三間余園的業權；余東旋之妻廖正而擁有半山與淺水灣余園的居住權，她有生一日，兩座余堡不可隨便變賣；如此安排令三堡在余東旋死後的30年內保存完好；及至1978年廖正而逝世，三座余園俱易手清拆。

雲石堂（Marble Hall）位於半山干德道1號，建於1901年，由李柯倫治建築師事務所（Leigh & Orange）設計，乃商人遮打（Catchick Paul Chater）私人豪宅；大宅以歐洲進口的雲石為建材而得名；遮打在1926年去世，將所有珍藏悉數捐給港府，遮打夫人於1935年去世後，雲石堂亦轉讓給港府；港府遂把大樓改為駐港英軍海軍總司令官邸，易名為 Admiralty House；雲石堂於1946年5月被大火焚毀，其後一直空置，直至1953年拆卸重建為政府宿舍，命名為遮打堂，僅存的雲石堂守衛室，在2010年11月10日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莫干生大宅在干德道41號，建於上世紀20年代，莫干生之父及祖父為買辦，大宅充滿西方古典色彩，可飽覽維多利亞港，據1928年的地政文獻所記載，僅一條15呎寬私家路已花費九千港元，大宅為全港首座設有升降機的獨立大屋；從1951年起大宅用作香港外國記者會會址，及至上世紀50年代，美國電影《生死戀》（Love is a Many Splendored-Thing）曾在此取景，此片由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及珍妮花鍾絲（Jennifer Jones）主演；其後大宅落入會德豐之手，在上世紀60年代末拆卸，改建聯邦花園。

詩詞偶拾

■星池

看得更清

夜空寧靜
一點一點閃不停
問沒有回應
模糊的姓名
往昔已歿於銀河
三百多天的旅程
悄然無聲

輕輕
摘下了天上繁星
變做鏡片
成為眼睛
面對來年的路徑
努力馳騁
看得更清

古典瞬間

■唐寶民

聶紺弩的一個細節

聶紺弩先生是文學大家，雖然經歷坎坷，遭受了那麼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對文學事業的癡迷卻終生未變，所著的《聶紺弩雜文集》、《中國古典小說論集》、《聶紺弩舊體詩全編》等十多部著作，都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之所以能在文學上取得這樣輝煌的成就，是與他對文學事業的熱愛分不開的，他是一個虔誠的文學信徒，憑著對文學事業的無限熱愛，奠定了自己在文壇的地位。

日前讀學者劉再復先生的回憶文章，讀到了關於聶紺弩晚年的一件事：由於在非常年代身體長期受到折磨，聶紺弩的身體十分虛弱，到了晚年，更是經常發病。但即使是在這種景況下，他也依然抱病寫作，表現出了極其頑強的生命意志。聶紺弩先生晚年致力於研究《紅樓夢》，並打算寫一篇論賈寶玉的文章，但那時，他的病已經很嚴重了，所以總是寫寫停停。有一天，他又犯病了，家人為他試了體溫，發現高燒三十九度多，家人立即張羅着要把他送到醫院去，可是，他堅決不同意，說什麼也不肯去醫院。無奈之下，家人便給當時在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的劉再復打電話，讓他來勸勸聶紺弩。劉再復很快就趕到了聶家，開始對聶紺弩進行勸

說，勸他立即到醫院去。但聶紺弩卻不為所動，執意不肯去醫院就醫。後來，在劉再復的一再勸說下，他才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只要你們讓我把《賈寶玉論》寫完，你們愛怎麼處置都可以。」原來，聶紺弩帶病堅持寫論述賈寶玉的文章，家人經常勸他要以身體為重，不要再拚命了。可他依然固執己見，依然抱病寫作。這次發病，他擔心自己一旦住進醫院，醫護人員就不會讓自己再帶病寫作了，怕自己的《賈寶玉論》完不成，所以才不肯到醫院去。聶紺弩對文學的這種癡迷精神深深震撼了劉再復，他激動地評價道：「這是不屈的靈魂的訴說與呼喚。從那時起，我明白，應當像聶老那樣，用整個生命去擁抱《紅樓夢》，擁抱賈寶玉。聶老教會我用生命感悟《紅樓夢》！」

擁有成功的事業，是每一個奮鬥者的渴望，但真正成功者，卻只有極少數。很多失敗者在失敗後怨天尤人，慨嘆命運的不公，然而，當我們讀到上面這個關於聶紺弩先生的細節之後，我們還會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命運的不公嗎？我們是不是應該問一問自己：對於自己所鍾愛的事業，我們的熱愛有多深？我們會像聶紺弩先生這樣執著於自己的事業嗎？

生活點滴

■余孟書

米糲的小豐年

農曆新年的零嘴十分多樣，鹹鹹甜甜，拿來當賄賂品尤其能換取成就感，長輩們好像總是樂此不疲。童年時候，我對這類伎倆很喜歡，經常自願上當。大人收割茂盛成就感，而我吃得口齒甜蜜，順勢被稱讚乖巧聽話，真是非常划算的互惠方式。近年從電視報道看過不少訪問兒童想法的片段，感覺現代孩子談吐早熟，普遍各持主見，不容易被唬騙。我想，別說米糲的小豐年了，即使整個桌子擺滿核桃糕、糖蓮子、寸棗、芝麻酥等多樣花招，都很難收買他們的腸胃吧。

幼時，家裡零嘴常常短缺。精確說起來，是購買分量原本就稀少。父母為避免我們爭吵，發明了所謂的均分制。家規如此，沒人敢反抗，大概也不覺有何好反抗的，認為確實無私，確實公平。但我日後察覺，均分制真正無私的精隨更常見於節慶之時，它連農曆新年這樣難得華貴的日子都不捨歇息，照常值勤，沒有渾水摸魚的惰性。如平日那般，父母會仔細清點每樣零嘴的總量，再依人數利用除法計算。定額定量，才符合制定初始的良善立意。均分後，亦可私下再交易。那又是另一幅生活活潑的年節動態。這個我不吃，跟你換那個。兩個換一個，成交。難吃的，讓出去，換來美味的。或因為是換來的，所以比較美味？均分制儼然成為家庭市集的推手。不過，某樣零嘴若恰巧我們都愛吃，黑市就要冷清了。

小學時代的年節假期格外悠長，發征空檔非常多，恣意窺察各類情報的時間自然相當充裕。依我長期窺察家人飲食偏好的成果，已足夠製作一份年節零嘴榜，表列所有品項，暢銷與滯銷，可愛與可恨，施與失，此時與彼時。

跟世間的諸多榜單一樣，排行順序當然也會進退徘徊。去年居冠，今年落後，人心隔肚皮，肚皮裡的零食則決定了名次。在這份動盪的年節零嘴榜上，米糲的名次向來穩健，通常能輕鬆進入冠軍決賽。換句話說，米糲屬於沒人肯做黑市交易的珍品。那是一種油炸的傳統米菓，橢圓狀，外面裹滿米粒，咬開來綿綿絲絲。

既想爭奪冠軍，不應黏牙，應多添幾種賄賂舌齒的招數。裹了米粒，稱為米糲。裹了芝麻，改稱麻糲，黑白都熱銷。除了米粒、黑芝麻、白芝麻之外，也有花生、海苔、南瓜子、杏仁仁等多種變化。如果依循外裹食材的命名規則，將其他品項改稱花生糲、海苔糲什麼的，好像變得特別古怪，不知是否因此緣故，食品廠商乾脆通稱它們為綜合米糲（或綜合麻糲）。均分制是公正無私的，這點我敢保證，但卻不敢保證自己從未感到一絲不足。怎麼不多買幾份呢？何必分得那麼精確？不如計算錯誤，多給一個吧。尤其在領取米糲這類金牌零嘴的等候片刻，我不敢保證自己沒有貪心。

某一回過年，米糲忽然間豐盛了起來。部分

由父母從市集購回，或許適逢跳樓大拍賣，居然比往常慷慨，買得奢華。有些大概是鄰人親友贈送。總而言之，分量多到不必再使用均分制了。其實均分制在年節早已派不上用場，因為家人對於舊式零嘴彷彿逐漸失去了早期那種熱度。年後，那些包括米糲在內的餅糖仍會佔據茶几一陣子。我幾乎能預見。

我沒能預見的是，新年假期還沒結束，處於如此食慾缺缺的蕭條季節的米糲竟能全部易位，順利遷往各方腸胃，簡直以又沉默又堅決的態勢保住了零食榜的常勝將軍寶座。我以為，那個年度——短暫，燦爛，經典——似乎就是米糲的小豐年了。微量豐盛，巨量滿足。無法永恒之永恒，無法公平之公平。米糲充盈客廳茶几，然後載譽隱退。

幼時曾激發我貪念的均分制，偶爾還在家裡施行。均分的分，意指分配，後來我愈覺其蘊藏了共享共當的雙重情感。如果依循內裡食材的命名規則，從前稱為有福均享，現在則應改稱為有難均當。年節零嘴漸失賄賂功能的新世代，家人一致覺得難吃的，更要彼此共當呢。我如今變得比童年時期還欣賞均分制，倒非習慣了儉約，而是喜歡父母分配食物所象徵的知足，均愛，以及覆裹舌尖的那點傳統樂趣。鹹和甜，只要擁有一小部分。貪，僅能擱置於心底，不宜養大。但無論何種滋味的甜食，於新年之始又可重新排序，準備得到萬千寵愛了。

■青絲

廁紙的進化

豆棚閒話

聽朋友說過一段很缺心眼的笑話：他多年前第一次回到祖籍鄉村，上廁所的時候，看到戶外簡陋廁所的牆泥地上插滿了小竹棍，他獨自琢磨，以為為老家人的生活挺不錯，人們都是一邊上廁所一邊吃香條……等他把這——「重大發現」告訴其他人的時候，卻引來一陣難堪的沉默，那些竹棍其實是鄉村缺乏廁紙，人們方便後用來清潔的替代物，是艱辛生活下的無奈變通——朋友的無知，加劇了人們的這種羞恥感。

平時線上線下，經常看到一些小資文藝青年，追完歷史劇，發願要穿越回古代，到另一個時空裡重新生活。每次看到這樣的場景，我總是含笑不語，在一個上完廁所卻沒紙可用的時代，我就看你能忍多久。紙張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製造成本一直很高。晉代左思的《三都賦》被廣為傳抄，都能令洛陽紙貴，人們自然不用廁紙拭穢，只能用竹木片或土塊解決。史書裡，北齊文帝高洋上廁所太匆忙，需要宰相楊愔送廁籌救急，就說明廁籌參與了

帝王貴族的日常生活。南唐後主李煜甚至還親自製作廁籌，削好之後，先貼到臉上測試，感覺還有小芒刺，就再返工，直到徹底光滑平順為止。

明代四川有一種野蠶繭，繅絲織成絲帛，每張只有紙那麼大，專供皇帝如廁，用完就丟掉。明孝宗時，有宮女把皇帝用過的廁帛收集起來，清洗乾淨，然後縫紉成簾子和帳子，某天被明孝宗無意看到，詢問來源。宮女如實以告。明孝宗覺得用這麼昂貴的絲帛拭穢，有些暴殄天物，太造孽折墮，就下令停止進貢。然而，內務機構及地方官員已經憑此形成了利益鏈條，上書稱川中的野蠶，次年竟不再吐絲作繭，原本依靠這一行業為生的村民都流離失所，無法生活下去。明孝宗不得已，只能下令恢復進貢。

草紙出現後，因成本低廉，又有一定的吸水性，人們多用來做廁紙。但是，古人堅持不用帶字的紙拭穢，廁紙也是一種語義分裂的物，與大眾生活形成了古怪的邏輯關係。這種

情況直到近現代，出版效率被大大提高，廁紙與帶字的印刷品才不再對立，甚至還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覆蓋。在我的童年時代，各種舊書舊課本、廢報紙，就是很多家庭的廁紙來源。

而且，很多人過慣了粗糙的生活，會對精細享受感到不適。1980年代初，我鄰居一戶人家舉辦婚禮，有人要上廁所，主人為顯殷勤接待之意，拿出一包當時只有女性才有資格用的衛生紙。對方卻不買賬，堅持一定要用廢報紙，不然就無法便便。

這一幕一直留存在我的記憶裡，後來看宋丹丹的小品，裡面的人物调侃對白「快寫書吧，村頭的小廁所可沒紙呢」，我就知道在過去的歲月裡，廁紙帶來的堅硬生活，已成為了幾代人的文化記憶。

不過時至今日，這些已完全脫離當前生活狀態的歷史，對於坐在智能馬桶蓋上刷手機追劇、幻想穿越回到古代的今人，就像希臘神話裡海妖塞壬的歌聲，仍然充滿了奇幻的誘惑性。